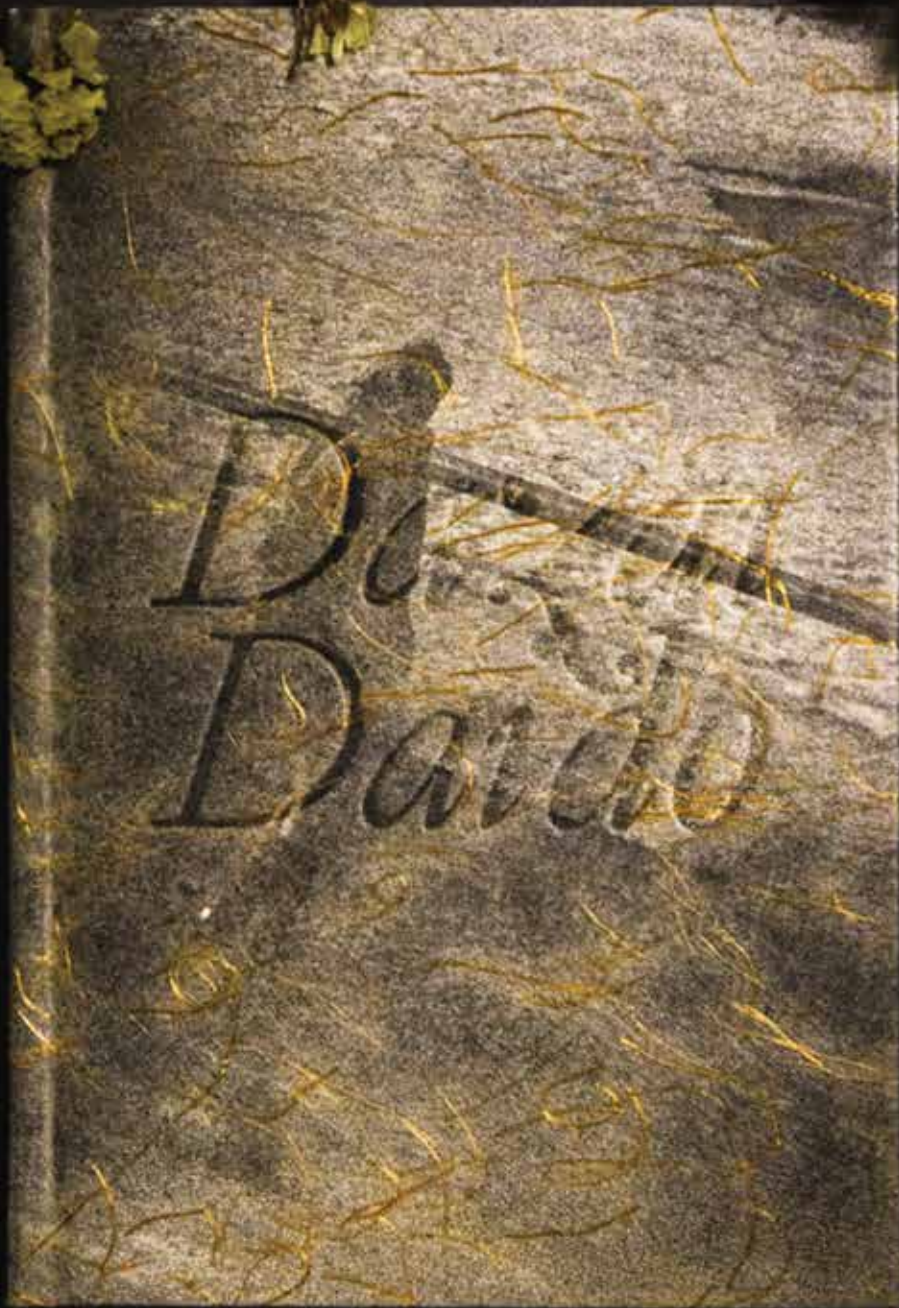


比永恒多一天的黑白写真

文 / 阿涂 市场及品牌部



“我的摄影只是拍下日常的片段而已。不会形成故事的，绝对不会。”

——森山大道

看森山大道的摄影作品，总有一种“把胶水粘着的什么东西撕下来”的感觉。

漏光、晃动、倾斜、失焦，高反差和粗颗粒的黑白影像，仿佛将日常风景从现实表皮揭下，徒留粗糙的痕迹，残缺而凌厉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街头，二十岁出头的森山大道终日独来独往，手持相机散步。他瞄准外人看来无足轻重的琐碎场景，比如野猫、野狗，粗壮的锁链和废弃轮胎，充满戒备的男人和迎面走来的女人。如果色彩有声响，那么他手中的黑与白如同真空和噪音，一种反叛、愤怒和绝望的情绪从影像里蔓延开来。

许多评论认为森山的成功，在于刻画了日本社会在美军占领年代的耻辱感，以及高速都市化带来的骄傲和焦虑，但森山直言自己不关心政治。作为日本战后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大师，他解释自己坚持摄影的动力只有一点：“我无法真正和摄影说再见的原因，是黑白摄影世界是无可救药的性感。”

无故事摄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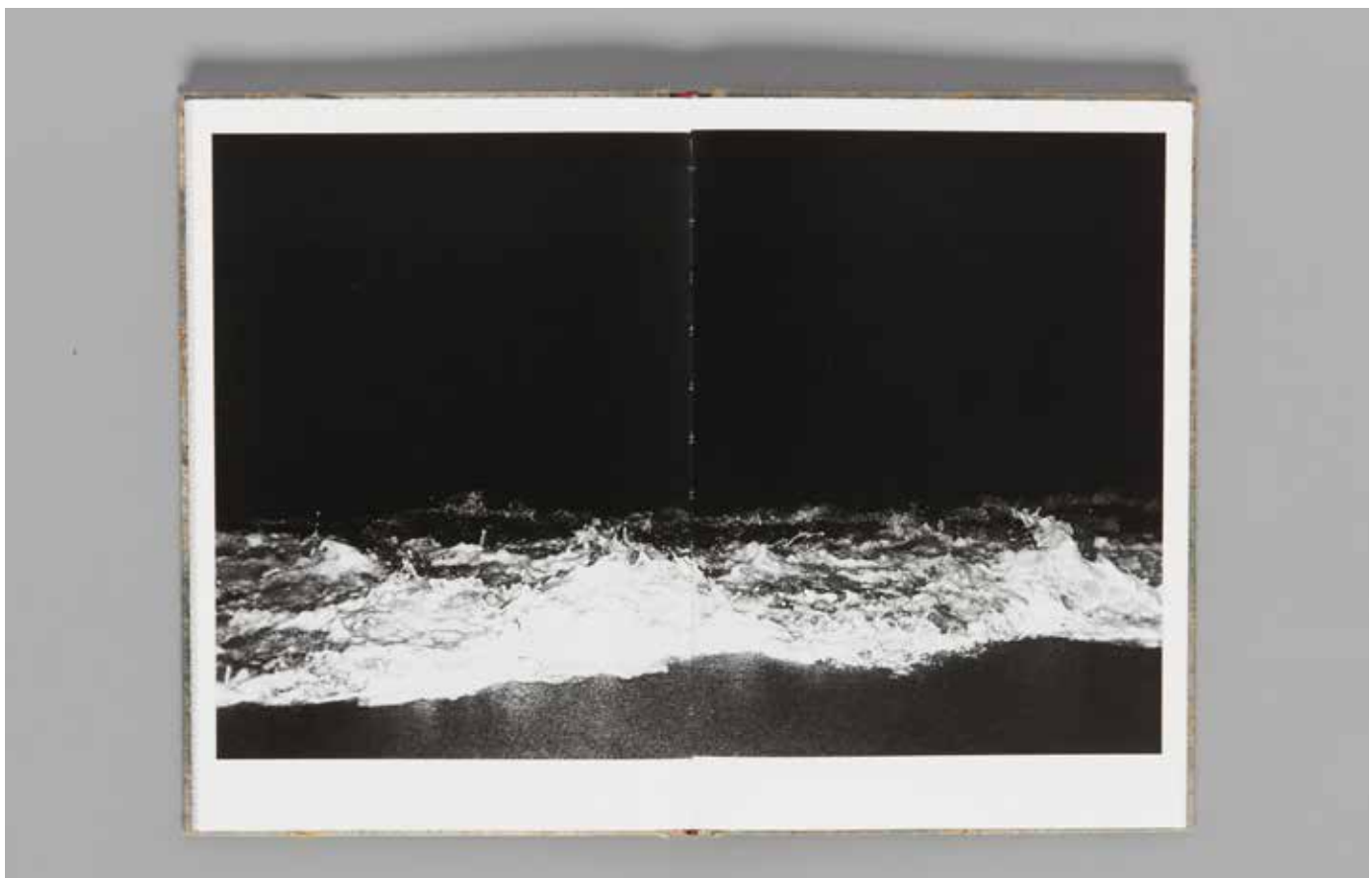
森山大道和荒木经惟一同崛起在六七十年代。荒木经惟以私摄影闻名，而森山的作品几乎看不见他私生活的痕迹。

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，连街边一瓶矿泉水都要兜售故事与情怀。人们天生爱听故事，当记者想要挖掘森山照片中的故事时，他忙不迭拒绝：“我的摄影只是拍下日常的片段而已。不会形成故事的，绝对不会。”

在访谈录《我的写真全貌》里，类似的强调反复多次。相机一拿就是五十多年，但森山的主题几乎只有一个：街头摄影。他不被影像所左右，游走街头，却从不进入街道里面。和荒木经惟不同，他拒绝进入歌舞伎那些声色场所去拍摄，对探索那一块完全没有兴趣，“比起深入那个地方，我的皮肤和街道的表象，交错的那瞬间实在非常有趣。”

成千上万的黑白照片显现着肮脏的内容，模糊、晃动、倾斜，并不是一些美好的东西，却充满了鲜明的个人印迹。将不同年代拍





的照片放在一起，也像是同一天拍的，这正是森山独有的魅力。城市有无数张面孔，但森山凭借摄影构筑了他心目中的城市，那里萧索、肃杀，风景和人都藏着伤痕，但谁也不说话，谁都没有故事。

太宰：森山大道

因此，没有故事的摄影集，就像是干干净净的容器，将作家的小说装入其中，分外妥帖。

2015年，森山大道出版了《太宰：森山大道》这本摄影文集，收录了太宰治最为著名的作品《维荣之妻》。森山平日里读许多太宰治的作品，当设计师町口觉告诉他出书的想法，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
小说里出身贫苦的女主人公嫁给了贵族后裔的丈夫维荣，后者是一个放荡不羁、对家庭毫无责任感的诗人。他偷盗钱财，引

来酒馆老板夫妇上门讨债，妻子于是决定去酒馆做陪酒的女招待，替维荣还债。

从道德情理来讲，妻子被迫做出牺牲会痛苦，但小说里的她却很开心，“以前那种郁闷的心情一扫而空”，出身贵族的丈夫堕落了，她便以另一种姿态更决绝地坠落。沦为被客人调戏的女招待，她却在丈夫面前找回自信。小说结尾丈夫告诉她偷盗是为了让她和孩子快活地过年，她也并不感到高兴，淡淡地回答说：“人面兽心的人，也不要紧嘛。咱们只要活着就行了。”

只要活着就行——这是一种何等旷日持久的空虚，从生命诞生时起直至终点。

森山大道从自己庞大的摄影作品中挑选特别的断片，来致敬作家太宰治。在这些摄影作品中，有黑色的鹰掠过灰暗的天空，海浪如中毒者吐出的白沫，橱窗中的刀具泛着寒光，齐齐斩断的鱼头，死去的老鼠，装在透明胶带里的婴孩……种种意象成为浮世缩影，与太宰治的小说成为一场生与死的对话。



我刚刚开口便讲不下去了。情不自禁地落了下来。



森山大道：寺山

寺山修司是森山大道的挚友，两人在完成森山最初的摄影集《日本剧场写真帖》时相识。彼时寺山修司是著名的前卫戏剧代表人，拉着森山大道去小剧场拍照，森山一脸不情愿。

“为了要摄影而前往某个地方，对我来说真是件讨厌的事。去之前，我在自由之丘的咖啡店中不断嚷着：‘我不想去，我不想去！’”回忆起与寺山之间的故事，森山在一次访谈中笑了出来。“我说这些并不是坏话，我喜欢在下町散步，但只要变成拍照，我怎样都无法拍摄那些我感受不到刺痛感的场所。”

寺山修司去世时年仅 48 岁，活到现在应该 83 岁，而森山大道已经 80 岁了。

今年出版的《森山大道：寺山》收录了寺山修司《体育版背街人生》中的五部短篇小说。被打败的哑巴拳击手、假装中奖的观众、晚年不得善终的相扑冠军、投注过劳死的赛马的朋友、失去眼睛的斗犬师，这些人的生活经历大起大落，与成功失之交臂，最终滑向可怕的结果。

寺山修司曾在《体育版背街人生》中写下后记：“这本书，其实

是运动家们人生的‘后窗’。透过后窗，能够望见河川。时不时能够洞见人的别离。然而，无论见到怎样凄惨的景象，也要将后窗敞开绝不能关上。”

当设计师町口觉告诉森山他决定做这一本书，森山回答说：“明白了。背街人生。”很快便挑好了照片。这些照片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：刺痛感。尤其是被用作书封的一张犬的照片，犬的眼睛凶狠、防备，似乎有一丝恐惧，但又奋不顾身，这种张力，让照片充满了危险的气息。

还有不知延伸至何处的倾斜的公路、海报上准备进攻的格斗选手、挡在城市天际线上的手掌……我们不知道命运会有怎样的拐点，带着恐惧迎难而上，或者节节败退，都会引起我们内心深处的刺痛感：活着。

如果太宰治的虚无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情感，寺山修司的失败是一种反复无常的境地，那么森山的摄影，便是加载在这些永恒之上的一天。无所谓时间、地点，那是剥开了生活的外衣，真实存在于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黑白镜像。

